

剪灯新话

〔明〕瞿佑 著



中国禁毁小说壹佰壹拾部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导 读

《剪灯新话》系明人瞿佑所作文言短篇小说。共四卷，每卷五篇，附录一卷。

瞿佑（1341—1472），字宗吉，别号存斋，钱塘人。早有诗名。十四岁咏鸡赋诗，得父执张彦复称赏，手画桂花一枝，并作诗“瞿君有子早能诗，风采英英兰玉姿，天上麒麟原有种，料应高折广寒枝。”赠之。瞿佑父亲大为欣喜，将堂屋名为“传桂堂”以纪念此事。当时诗坛领袖杨维桢和瞿佑叔祖瞿士衡是知交。杨维桢的《春夜八题》传诵一时，瞿佑仿作八题，杨维桢赞赏不已，认为他是瞿家之“千里驹”。

入明，瞿佑已近三十岁。洪武间被荐出仕，历任仁和、临安、宜阳训导，升周府右长史。永乐间，以作诗获罪，下诏狱，谪戍保安十年，遇赦放归。

元末江南较为繁华富庶，瞿佑少有诗名，家庭富文学气氛，及入明，个人经历坎坷。明统治者对江浙实行高压统

剪灯新话

治，文网高张，赋税苛重，工商业萧条，士商战战兢兢，适于文学艺术发展的环境已不复存在。对此，瞿佑有深深的缺憾之感。《剪灯新话》第一篇“水庆宫会录”描写潮州士人余善文应海神广利王之邀，来到龙宫水府，为宫殿落成作《上梁文》，余善文才气横溢，应命作文，“一挥而就，文不加点”，广利王大喜，请他参加庆殿之宴。小说写文士因善诗文而在神那里受到尊重，通过众神的谦恭来张扬文士的价值。这恰与明初知识分子悲惨处境成一强烈反差。“华亭逢故人记”写松江士人全、贾两人，“皆富有文学，豪放自得。”在张士诚据吴期间，豪门巨族对两人“望风承接，惟恐居后。”全、贾两人死于明军攻打吴中之时。洪武四年，两人游魂重返故地，遇故人石若虚，一起饮酒赋诗，吟已，若虚骇曰：“二公平日吟咏极宕。今日之作，何其哀伤之过，与畴昔大不类耶？二人相顾无语，愀然长啸数声。须臾，酒罄，告别而去。行及十数步，阒无所见。若虚大惊，始悟其死久矣。但见林梢烟暝，岭首日沉，乌啼鹊噪于丛薄之间而已。”小说中描写的全、贾二子在元末的豪宕意气和社会地位及入明后凄惨的境遇，有一定的代表性，某种程度上与作者心境相通，包含着元明之际东南地区知识分子的今昔和心态。

《剪灯新话》不少作品描写了男女之间爱情，即使这种感情背离了封建礼教，作者也予以肯定和赞美。例如根据吴中传闻所写的“联芳楼记”，描写薛姓富室之女兰英、蕙英与“兴贩于郡”的郑生恋爱。兰英姐妹“皆聪明秀丽，能为诗赋”，郑生“夏月于船首澡浴，二女于窗隙窥之，以荔枝一双投下。”夜，“二女以秋千绒索，垂一竹兜，坠于其前，

生乃乘之而上。既见，喜极不能言，相携入寝，尽缱绻之意焉。”当夜二女以诗赠生，次女云“宝篆烟消烛影低，枕屏摇动镇帏犀。风流好似鱼游水，才过东来又向西。”自此无夕不会，后一夕枕上，蕙英又云“他时泄漏春消息，不悔今宵一念差。”最后，郑生终于赘以为婿。显然，这里男女主人公的言行，与其说是“真挚的爱情”，不如说是肉欲的欢乐。对这样严重违背封建礼教的二位女子，作者仍寓赞赏之意，在小说中引了杨维桢褒扬之诗“锦江只说薛涛笺，吴郡今传兰蕙篇。文采风流知有自，联珠合璧照华筵。”并说由于她们的才华而“名播远迩，咸以为班姬、蔡女复出，易安、淑真而下不论也。”对于他们的由偷情而结合，也没有谴责，“吴下人多知之，或传之为掌记云。”只把它当作一件韵事看待。

《剪灯新话》作为一部文言小说，继承了六朝志怪和唐传奇的传统，基本上继承了文言小说的叙事方式，不具备话本为达到讲话效果而特有的“悬念”等叙述手法。但是，某些篇章所体现的市井生活观念，以及在题材、情节及人物塑造、审美情趣上，都从宋元话本汲取了营养。小说的某些情节或语言与宋元话本有明显联系。例如：“金凤钗记”中女主人公欲“挽生就寝”遭峻拒后以“深夜诱我”罪相要挟，声言“我将诉之于父，讼汝于官，必不舍汝矣”。这里可与宋元话本在《碾玉观音》中秀秀的形象参照，借鉴的痕迹十分明显。

此书明英宗时因涉淫秽荒诞之描写而被禁。

(解 扬)

目 录

剪灯新话

卷 一	(1)
<hr/>	
卷 二	(26)
<hr/>	
卷 三	(53)
<hr/>	
卷 四	(81)
<hr/>	
附 录.....	(106)
<hr/>	

剪灯新话

剪灯余话

卷 一	(115)
卷 二	(155)
卷 三	(200)
卷 四	(232)
卷 五	(267)

剪灯新话

卷一

水宫庆会录

元至正四年，潮州儒生余善文白天在家里闲坐，忽然有两个力士，头戴黄头巾，身穿绣花衣服，从外面走进屋来，向他致敬，说：“南海龙王广利王有请。”善文惊讶地说：“广利王乃是南海之神，我善文是尘世中人，阴阳路途不同，彼此有什么相干呢？”二人说：“您只管前行，不要推辞。”

于是，余同他们一齐出南门外，看到一条大红船停泊在江边，登上船，有两条黄龙护卫而行，快如风雨，瞬息之间已经到了龙宫。停在门前，二力士进去通报。过了一会儿，来请他进去。广利王亲自走下台阶迎接，说：“久仰您的声誉，因此有请大驾，还希望不要诧异见怪。”随即，引他走

剪灯新话

上台阶，要与他对面而坐。余德文敬畏不安，连连谦退。广利王说：“你住在阳界，我居于水府，互相并不统辖，可不必推辞。”善文说：“大王您高贵尊严，在下乃一介穷书生，如何当得起这么隆重的礼仪！”坚决推辞。这时，广利王手下两个臣子叫鼋参军、鳖主簿的，小步疾行而出，启奏说：“客人所言极是，大王应顺从他的请求，不应自减声威与德行，有失体统。”广利王于是居中而坐，另外安放一榻在右边，让善文坐。并说：“寒舍偏僻简陋，向与蛟鳄、鱼蟹为邻居，无以显示神威，宣扬天命。现在打算另外构筑一殿，命名为‘灵德’，工匠已发动，木石等建筑材料都已具备，所缺少的唯有一篇上梁文而已。听说君子您拥有非凡的才能，怀藏济世的谋略，因此特意邀请您到这里，希望能替我撰写此文。”说完，即刻命侍从拿出白玉砚，捧上毛笔，又备了一丈多长蛟绡纱，放在善文面前。余善文低头听命，笔走纱面，一挥而成，未作任何修改。那文章说道：

天地之间，海为最大；人物之内，神为最灵。既属于人们供奉的神祇，怎能没有壮丽的官室？因此重建宝殿，新定美名；挂龙骨作为大梁，灵光耀日；排鱼鳞作瓦片，瑞气蟠空。列明珠白壁之帘枕，接青雀黄龙之舸舰。精美的小窗开启时天色宽广，华丽的官门打开时有云影降临屋中。雨顺风调，威镇南海八千余里；天高地厚，流传后世亿万斯年。汇入江汉东流之水，接纳溪湖汇来之波。河湖水神，纷纭而到；鬼国罗刹，接踵而来。岿然独存若鲁灵光殿，美丽堂皇像汉景福宫。控制蛮荆而

接引瓯越，永壮宏规；上达天庭而呈上贵重的琅玕，宜兴善颂。遂为短唱，助举修梁。

抛梁东，方丈蓬莱指顾中。笑看扶桑三百尺，金鸡啼罢日轮红。

抛梁西，弱水流沙路不迷。后夜瑶池王母降，一双青鸟向人啼。

抛梁南，巨浸漫漫万族涵。要识封疆宽几许，大鹏飞尽水如蓝。

抛梁北，众星绚烂环辰极。遥瞻何处是中原？一发青山浮翠色。

抛梁上，乘龙夜去陪天仗。袖中奏罢一封书，尽与苍生除祸瘴。

抛梁下，水族纷纷承德化。清晓频闻赞拜声，江神河伯朝灵驾。

伏愿上梁之后，万族归仁，百灵仰德。珠宫贝阙，上应天上的日月星辰；袞衣绣裳，具备人间的多福多寿。

写完，进献给广利王。广利王大喜，选择吉日完工，派使者到东、西、北三海，请各位龙王来赴庆祝宫殿落成之会。

第二天，三位海神都到了，随从着千乘万骑，神龙猛蛟，在前后跳跃，长鲸大鲲，在左右奔驰。至于一般的鱼头鬼面等差役及手执旌旗，一一拿着戈呀戟的，也真不知道有多多少少。这一天，广利王头戴通天冠，身披绛纱袍，手持碧玉圭，跑到门前迎接，礼节十分庄重。三位海神亦各打扮得冠冕堂皇，整饬好他们的剑珮，服饰仪表显得庄严敬肃，只不过所穿的衣袍，各随其方位有异而颜色不同。

剪灯新话

寒暄已毕，宾主作揖谦让而坐。余善文穿着平民的服饰也坐在殿角。他正打算与三位海神叙礼相见，忽然东海龙王广渊王座后有一个随从大臣，头戴御史法冠，长着长长胡子，名叫赤鯀公的，跳跃到广利王面前询问道：“今天贵殿落成，特地为三位龙王安排了 this 盛会，纵然是长江、汉水之长，河川、湖泊之君，都不得厕身其间，出席会议，这礼可以算得上隆重庄严了。可那个穿平民服饰、坐在角落里的什么人？怎么敢乱闯到这里来了！”广利王闻声道：“这位乃是潮阳德才出众的余君善文，我建造灵德殿，特地邀请他来作上梁文的，所以就留他在这里了。”广渊王见状，急忙说：“文人在座，你哪来那么多话？还不给我退下！”赤鯀公于是惭愧地退了下去。

一会儿上酒奏乐，有二十个美女，振摇着珠玉串成的耳饰，拖曳着灵巧轻便的衣裾，列队在筵前步履轻快地跳起舞来，还唱起凌波之歌：

若有人兮波之中，折杨柳兮采芙蓉。振瑶环兮
琼珮，璆锵鸣兮玲珑。衣翩翩兮若惊鸿，身矫矫兮
如游龙。轻尘生兮罗袜，斜日照兮芳容。赛独立兮
西复东，羌可遇兮不可从。忽飘然而长往，御泠泠
之轻风。

跳完舞，又有四十个小歌童，打扮新颖别致，舞动香袖，在庭下跳起采莲队舞，还唱起采莲曲：

桂棹兮兰舟，泛波光兮远游。捐予珉兮别浦，

解予珮兮芳洲。波摇摇兮丹不定，折荷花兮断荷柄。露何为兮沾裳？风何为兮吹鬓？棹歌起兮彩袖挥，翡翠散兮鸳鸯飞。张莲叶兮为盖，缉藕丝兮为衣。日欲落兮风更急，微烟生兮淡月出。早归来兮难久留，对芳华兮乐不可以终极。

两支舞完毕，而后敲起灵鼙鼓，吹起玉龙笛，众乐齐鸣，宾主觥筹交错，畅饮尽欢。于是，东、西、北三位海神共捧一杯酒，向余善文致敬说：“我们僻居边远角落，没见过隆重的仪式，今天盛会，能够看到如此盛大的礼仪，而且有幸在这里遇到你这位大君子，真是倍增荣耀。希望你能作一首诗以记载盛会，使之流传于龙宫水府，或许也是一件美好的事情。不知可不可以？”余善文推辞不掉，于是写下《水宫庆会》诗二十韵：

帝德乾坤大，神功岭海安。渊官开栋宇，水路息波澜。列爵王侯贵，分符地界宽。威灵闻赫弈，事业保全完。南极常通奏，炎方永授官。登堂朝玉帛，设宴会衣冠。凤舞三檐盖，龙馱七宝鞍。传书双鲤跃，扶辇六鳌蟠。王母调金鼎，天妃捧玉盘。杯凝红琥珀，袖拂碧琅玕。座上湘灵舞，频将锦瑟弹。曲终汉女至，忙把翠旗看。瑞雾迷珠箔，祥烟绕画栏。屏开云母莹，帘卷水晶寒。共饮三危露，同餐九转丹。良辰宜酩酊，乐事称盘桓。异味充喉舌，灵光照肺肝。浑如到兜率，又似梦邯郸。献醉陪高会，歌吵得尽欢。题诗传胜事，春色满毫端。

剪灯新话

诗写完奉呈后，宾主十分高兴。不久，太阳落下山顶，月亮从东谷升起，诸位海神吃得大醉，一一由人扶着出殿，各自返回他们的水国，而车马布集的声音，过了很长时间仍不停止。第二天，广利王特地设宴答谢余善文。吃完饭，广利王命下属用玻璃盘盛放了十颗夜明珠、二支通天犀牛角，作为诗文的报酬，又派二个特使送他回家。余善文回到家里，将所带来的珍宝，卖给了一家波斯珠宝店，获得亿万财产，于是成为豪富之家。日后，余善文也不把功名放在心里，丢弃家庭外出学道，遍游名山大川，世人也不知道他的结局下落。

三山福地志

元自实，乃是山东人氏。生来质朴鲁钝，不通文墨。但家境很富足，以田地庄院所得为生。同乡有一个缪君，授得福建一个官职，因缺少路费，便到自实处借了二百两银子。自实因为同乡交情很深，也不问他要借条，就如数借给了他。

元至正末年，山东大乱，自实被成群结队的强盗抢劫，家财一空。当时，平章政事陈友定守卫福建，福建一带很是安定。于是，自实带着妻子儿女取海道往福州，打算访求缪君并投靠他。到了福州以后，打听得缪君果然在陈友定幕府中，掌枢揆政，颇有威势权力，门第显赫。元自实十分高

兴，但是在艰险困苦的处境下，由于长途跋涉于道路，衣服破烂，容貌憔悴，不敢马上去见他。于是在城中租赁了房子，安顿下妻子儿女，整饬衣帽，选择日子前往拜访。正巧，碰上缪君外出，就拜谒于马前。缪君起初好像不认识他，等到聊起家乡，通报姓名，才感到惊讶并表示道歉，遂即引自实进屋，并以宾主的礼节相待。过了好一会儿，喝完茶，就送客了。第二天，元自实又去了缪府，也不过招待三杯酒和茶果而已，全然没有一点眷顾的意思，也不说起借银两的事儿。元自实回到住所，旅舍凄凉，妻子儿女怨骂道：“你不远万里来投靠熟人，所为的是什么事？今天被三杯薄酒一搪塞，就不发一言，我们还有什么指望！”

元自实迫不得已，第三天再次前往造访，可缪君好像已经十分讨厌他了。元自实正要开口，缪君急忙说：“过去承蒙你借给我路费，我一直铭记在心，不敢忘记；不过我现在仕途萧条，俸禄微薄，但老朋友远来，岂敢辜负恩德？希望能将借条还我，我自当如数陆续奉还你借予的银两。”自实听闻此言，不由惶恐地说：“我与你共为乡亲，从小交往深密，受命周济急难，向来没有借条，你今天为什么说出这样的话来？”缪君神色严肃地说：“借条确实有，只恐怕兵火之后，您已经丢失了。但是有没有借条，我也不去计较了，只希望放宽期限，让我能尽力偿还。”元自实只得“唯唯”而出，却责怪他的话巧诈狂妄，负恩背义如此，这真是抵羊的角触人篱笆眼，进退维谷了。

半个月以后，元自实再次登门，缪君只以好话打发他，终究没有一文钱的施予。就这样反复推托，于是很快过了半年。

剪灯新话

这市中有一个小寺院，元自实到缪君的家，寺院正好在中途，所以他就经常在门下歇脚。寺院主持轩辕翁，是个有道之人，看到元自实经常往来，日子长了，就同他答话，因此彼此就熟悉了。时值隆冬，已近新年，元自实穷极无聊，只好又来缪君的家，拜求并且哭泣道：“新年临近，妻子儿女饥寒交迫，袋里没有一文钱，米缸里没有一点余粮。过去你所欠的银两，今天我也不敢再求你归还，只求您像《左传》里所说的：捐一斗水救活涸辙中的鲋鱼，施一壶熟食来救鬻桑的饿人，这就是旧友的恩赐了。恳望您怜悯怜悯我吧！”说着，一头趴伏在地。

缪君扶他起来，扳着指头算日子，告诉他说：“再过十天，应该是除夕，你可以在家专心等待，我从俸禄中分给你禄米二石、银子两锭，派人快马送到你家，作为过年的费用，希望不要以少为怪。”并且又再三叮嘱，不用外出等候。元自实感激而回。到家后，他就用缪君的话来安慰妻子儿女。到了那一天，全家盼望。元自实端坐在床上，派小儿子到闾里的门前打探。一会儿，小儿子跑回来说：“有人背着米到了。”他听了就急忙出家门等候，谁知那人经过他们家时看都不看一眼，元自实还以为来的人不认识他们家，急忙赶上去问他，那人却说：“这是张贡外给塾师的粮食。”元自实遂默然回家。一会儿，小儿子又奔回来告诉他：“有人带着钱来了。”他又急忙出去迎接，可那人还是过他们家也不进来。再追上去探问，那人则说：“这是李县令临别时赠送给游子的钱。”元自实闻言，怅然而感到惭愧。这样的情况一连有好几次，到了晚上，竟然还是一无踪迹和音信。

第二天就是正月初一了，元自实被缪君一误再误，一粒

米一束柴都来不及置办，妻子儿女相对哭泣。元自实愤怒得不能自遏，暗地里磨了一把锋利的刀，坐着等待天亮。

等到鸡叫更鼓停止，他就直接奔往缪君的家，打算等他出门时一刀刺死他。此时，东方还没有发白，路上没有行人，只有小寺院中的轩辕翁正点着蜡烛诵经，对门而坐。他看见元自实往前行走，后面有奇形怪状的几十个鬼跟着，有的鬼拿着刀剑，有的鬼执持椎凿，披头散发，裸露身体，样子很是凶恶。大概有一顿饭的功夫，自实又回来了。后面有百来个头戴金冠，身佩玉珮的人跟随，有的振扬幢幡伞盖，有的举着旌幡等旗帜，和颜悦色，样子十分安闲。轩辕翁心下思量，以为自实已经死了，诵完经，他就急急忙忙地前往造访元自实，可自实却安然无恙。

坐定以后，轩辕翁问道：“今天早晨，你到哪里去了？为什么去时匆匆，而回来缓缓？希望说来听听。”自实不敢隐瞒，全部说了出来：“缪君的不道义，搞得我颠簸困顿！今天早上我确实身怀磨砺的快刀，打算前往杀掉他以逞我心！等到了他家门口，我忽然想：‘那人确实得罪了我，可他的妻子儿女又有什么罪呢？而且，他又有老母在堂，今天我若杀了他，他们全家又依靠什么呢？宁可人家辜负我，不可我辜负别人。’于是我暗暗忍了这口气回家了。”

轩辕翁听说后，行稽首礼并祝贺说：“您这么做将会有后福，因为神明已经知道这件事了。”元自实问他缘故，轩辕翁说：“你有一念之恶，凶鬼就到了；你有一念之善，福神就降临了。这就如同影子附形，如同回响应声而起，因而知道暗室之内，仓卒之间，不可萌发作恶之心，不可犯罪而有损德行。”于是把自己所看到的都告诉了他，并且百般抚

剪灯新话

慰，又拿出一些钱米来救助他的急难。但是元自实终究闷闷不乐。到了晚上，他就自投于三神山下的八角井中自尽了。

谁料，井水忽然分开，两岸石壁陡峭，如刀削一般，当中见有一条狭路，仅仅能供人行走。元自实摸着石壁行走，差不多有几百步，石壁终止而路也断了，出一弄口，则见天地开阔，日月照临，俨然是另外一个世界。他看见一座大宫殿，匾额上用金字题着“三山福地”四个大字。元自实瞻仰后走进宫殿，只见长廊中静悄悄的，古殿里烟消火灭。他徘徊不前，四面察看，却杳无人影，只听到钟磬之声，隐隐约约从云外传来。元自实饥饿难忍，实在走不动了，就睡在石坛的旁边。

忽然，有一个道士，拖曳着青色的衣裾，振响着雪白的玉珮，来到自实面前，叫他起来，笑着问道：“翰林公了解旅游的滋味吗？”元自实拱手回答：“旅游的滋味，我已经尝够了。这‘翰林’的称呼，多么错误！”道士说：“你难道不记得在兴圣殿起草西蕃诏书的事了么？”自实说：“我乃是山东的俗人，平民贱士，年届四十，目不识丁，生平未曾游览过京城，怎么会有起草诏书之说呢？”道士说：“你大概是被饥火所恼乱，无暇记忆以前的事情了。”于是，从袖中拿出几枚梨枣让元自实吃下去，对他说道：“这叫做交梨火枣。吃了之后，可以知道过去未来的事情。”

元自实吃完梨枣，清醒觉悟，于是记起学士的时候，在京城大都的兴圣殿边起草西蕃诏书的事，就好像昨天发生的一样。随即请问道士：“自实前世犯了什么罪，今世要受这样的报应？”道士说：“你也没什么罪，只是在职的时候，以文学自高自傲，不肯提拔后学，所以今世让你愚昧不识字；

以爵位自我尊大，不肯结交接待游子，所以今世让你到处漂泊无处依止。”元自实听了，就指斥当代的高官而问他：“某人身为丞相，却贪婪无厌，公然进行贿赂，他日应当受什么报应？”道士说：“那人乃是无厌鬼王，地下有十个炉子来熔炼他的横财，现在他的福分也已满了，应当受到囚禁的灾祸。”元自实又问道：“某人身为平章高位，却不约束军士，杀害良民，他日应当受到什么报应？”道士说：“那人乃是多杀鬼王，有三百鬼兵，都是铜头铁额，助他为虐。现在，他的命运衰竭，应当受到身体分割截断的祸殃。”元自实又问：“某人身为监司，但是那里的刑罚不振肃；某人身为郡守，而那里的赋税劳役不均匀；某人身为宣慰使，没听说宣慰什么事；某人身为经略使，没听说经略什么方面，那么这些人又应当受到什么报应？”道士说：“这些人脚镣手铐都已经加在身上，铁索系在脖子上，像是一堆腐烂的肉，如同一把肮脏的骨头，纯粹是等待戮杀的魂魄，哪里值得推测呵！”元自实于是举发缪君欠债的事。道士说：“那人乃是王将军的管库人，财物怎么能够随便乱动用呢？”道士说：“不出三年，世道会大变动，大祸将要来临，十分可怕。你应该选择地方居住，否则恐怕会受牵连，遭到祸殃。”元自实听了，求道士给他指示躲避兵火的地方。道士说：“福清可以。”又说：“不如福宁。”这番话说完，又对元自实说：“你到这里已经很久了，家里人都很盼望，现在你可以回去了。”元自实告诉他没有路，道士就指了一条路让他回去，于是元自实向道士拜了两拜告别了。

元自实走了二里多路，在山后发现了一个洞可以出去。回到家里，原来已经过了六个月。自实急忙携带妻子女直